

# 憨人刘治稳

周世忠

我的老家，是一个名叫翠鸟崖的地方。其实，山崖只百米高，一色的石灰石。上世纪五十年代放炮取石烧石灰，半边山变成了石灰，被“鸡公车”（一种推起来发出公鸡叫声的独轮车）拖到城里去了。既然没有了崖，也就没有了翠鸟，加上年轻人都赶山爬坡往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迁徙，翠鸟崖这个乍听令人遐想的名字，也就渐渐淹没在那漫山遍岭的丝茅草里了。

只是在2017年的9月份，这里走去了“黄土县”（阴间）的一个憨人，卷起一阵山风，吹开了堆积在翠鸟崖的一段历史尘埃。

这个人，名叫刘治稳，是我的初中老师。其人大脸，大鼻子，厚嘴唇，一双“鸭掌脚”犹如两只大蒲扇。白日子里，他看人都咧嘴笑，露出一口大黄牙。因为他太过老实，认识的人背地里叫他“憨货”。

刘治稳父母赤贫。在搞“四清”运动时，县里工作队发现他根正苗红，推荐小学都没有念完的他上了工农兵师范大学。学完，他回到我们乡中学当教师。

起先，刘老师教地理。因他出奇的好脾气，课堂里往往像一锅粥。记得有一次，讲到麦哲伦航海，刘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地图时，一位捣蛋鬼同学悄悄把他放在讲台上的课本“偷”走了。刘老师转身一看，平时只能照本宣科的教材不见了，一下急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刚刚讲到这个蔡——蔡伦航海……”于是课堂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就像看杂耍的观众看见演醉酒的演员因为怕摔使劲抱住一束灯光一样开心。

自知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水，刘老师便自愿申请到学校食堂做杂工，做些诸如扯猪草、挑米、种菜之类的事情。我们在课堂里不再与他见面，而同学之间关于他的故事却像流感一样传播开来。某同学某日说，刘老师买了块上海牌手表，把这块表看成比宝贝还宝贝，每周只上紧发条走一天，其它时间手表休息，所以改名叫“懒牌”手表。晚上睡觉怕小偷把这宝贝偷走了，他用手帕包着垫在枕头底下，每隔两个小时摸一下。和他住隔壁的老师故意问他，刘老师，现在几点钟啦？他便满脸通红，说，我的表天天走，天天走，怕会走坏啦。又某同学某日说，刘老师哪，十二月天赶去公社开会，走到半路中，忽然天上下起了雪粒子。比蚕豆还大的雪粒子啰，刷白刷白刷白的雪粒子啰，不妙不妙不妙，刘老师赶紧把布鞋脱下来，用鞋带子把两只鞋绑得像两只困鱼，夹在腋下，打着一双赤脚，那“鸭掌脚”踩在雪粒子上“霍噜霍噜”响。离公社还有6里路啦，刘老师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走到北京……到达后，公社王书记问：刘治稳呀，你怎么鞋当娘脚抬轿哪？刘老师满脸通红，回答，莫把新鞋穿坏啦。又某日某同学说，你晓得不？刘老师是个半边户，他老婆在农村作田嘞。有一天，他老婆挑着一担谷去碾谷厂碾米，碾着碾着，碾米机里一堆碎纸像雪花一样飞出来。碾米师傅赶忙停机问：客堂，你谷子里莫非出仙了吧？仔细一看，原来是钱被粉碎了，就是孙悟空也变不回啦。你晓得不？是刘老师瞒着他老婆，把钱藏在谷里，结果钱让碾米机花了。还有嘞，有一天，生产队队长把刘老师家仅有的一根长竹篙借走啦。这根竹篙，好长好长，总有五米长。第二天刘老师从学校回到家，一看竹篙不见了，急得满脸煞白，额头上的汗像秋风扫树叶一样掉下来。他赶紧“咚咚咚”跑到队长家，却看见队长用长竹篙挑着一串长长的稻草人，这稻草人把竹篙压成了一张弓。“哎呀嘞，莫把我这根衣篙压断啦！”刘老师赶紧说。“哎呀嘞，你这根晒衣篙抵得几毛钱？”队长回答。后来才晓得，这根竹篙才抵钱嘞，原来是刘老师把竹节疤打通了，把一张张纸币用橡皮筋扎好卷起来塞进竹篙里，这根竹篙就成了聚宝盆了。又是刘老师瞒天过海，他老婆婆在鼓楼。哪晓得，这回刘老师又吃了哑巴亏，原来是刘老师从队长家拿回竹篙劈开一看，钱就像变魔术一样变到张三李老四口袋里了。气得他那肠子里都冒烟，坐在门前的阶基上半天响不得话。

也许这些故事，有诸多添油加醋，但是那个穷得兄弟共穿一条裤子的时代，在许多人的心灵里，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后来，刘老师退了休，便又回到老家，回归一个农夫的生活。这时，他的理想变成了在有生之年砌起一幢红砖房。他选取一处离群索居的山坡作为地基，又开始了愚公移山的漫长岁月。从一个早春泥土半湿鸟鸣深树的清晨开始，他一个人一锄一锄挖下地基，一担一担挑走泥土。砌屋的时候，两层楼十间房所有的红砖，他都自己挑。每天挑走星星，挑来月亮。而刘老师也越挑越矮，越挑背越驼。过路人总问：“刘老师，喊你崽挑罗！”他总回答：“在广东打工啦，没钱砌屋啦。”过路人便连连叹息，为这个吃国家粮的先生。

刘老师上山“睡”进黄土的时候，我们学生并不晓得。也许，会有许多翠鸟为他唱一首怅怅的挽歌……



## 一骑红尘 孙子笑

何越华

醒了；他常常吐奶，又常常大便不畅……一到夜晚，身为爷爷的我也忍不住加入带孙“三班倒”行列。可是他不知从何时起夜晚挑人，只要妈妈和奶奶。弄得她俩腰酸背痛筋疲力尽，甚至怀疑人生，打算把他卖给人贩子或是扔进垃圾桶算啦。但就在这时候，他却靠在你怀里突然憨憨地一笑，就这稚嫩一笑，又足以让妈妈母爱陡增疲乏顿消，让奶奶升起“累死算了”的豪情。

代沟是一本家家难念的经。你讲“不干不净，呷啥冒病”，他讲“抱前洗手，远离病菌”；你认为“伊利牛奶，中国人的口味”，他觉得“进口牛奶，孩子的起跑线”；过惯了苦日子的父辈总强调及时把屎把尿能省则省一点的理性，生在网络时代的儿辈忙传递“不能过早把屎把尿”的网搜……两代育儿观的碰撞是无处不在的，碰撞的火花，在孙子的笑脸上消融殆尽。“一骑红尘孙子笑”，为谁辛苦为谁甜！

孙子的成长是日夜必看的书。业余时间看书是我平生最持久的爱好，可自孙子一落地，一看到他那粉团团、肉嘟嘟的傻样，我就毅然决然地把书丢开。把孙子的成长当作情景交融的散文、当作跌宕起伏的小说、当作激情澎湃的诗歌；观察他的哭、欣赏他的笑，捉摸他的咿呀学语，感悟他的踢踏抓握；为他止哭、为他逗笑、陪他讲话。原来啊，人趴着会抬头这事

## 不老的奶奶

杨邹雨薇

栋三层的楼房，面积达七百平米，成为全村最好的房子。而在这个过程中，爷爷奶奶都渐渐变老，头发都白了。

进入新世纪，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爷爷奶奶一头“钻”进了菜园子。他们经常伺候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早上三四点就去菜园摘菜，然后捆好，挑到城内的农贸市场去卖。而在种菜的过程中，爷爷主要承担翻地和挑水任务，具体种植、锄草和采摘，乃至销售，基本上都是奶奶的事情。我曾多次跟着奶奶进城卖蔬菜，深深感受到菜农的艰辛。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奶奶要到涧水里洗菜，手都是冻得红红的，不停地呵气取暖。若是遇上雨天，上街卖蔬菜时不小心湿了鞋子，那得挨冻大半天。特别是前年爷爷患病之后不能干重活，由于我爸妈住在另一个城区，相距二十公里，家里的一切事务大多也就落在了奶奶的身上。

今年春节前，家里的房子拆迁，我们搬到离原址一公里以外的山下，出行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奶奶自从搬家以来，整天忙来忙去的。春节期间，我回到家里，发现奶奶忽然老了许多，跟她逛街，感觉她的背影比朱自清笔下

也会让人喜悦，能够通畅地拉耙耙这事也会让全家人振奋，一个人嘴里吐出一个“哦”字也值得奔走相告，不经意间迸出一个词组“哎哟喂”能够带来那么多惊喜！

孙子顾盼的眼神是记忆搜索器。醒着的孙子是不安分的，除了手舞足蹈，还有东张西望或定定地看着你的眼神。一盯着你，你不跟他说话，他也会咿咿呀呀“逗”你说的。说什么呢？虽然买书恶补了几十首儿歌，可老是记不住，尤其是面对他渴求的眼神，你是不能也不好意思卡壳的，只有背起记忆深处的儿歌、诗词或谚语。从“萤火虫，夜夜光，偷我咯钥匙开我咯仓”，到“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从“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到“一六四四清继明，一三六八明开国”；从看到墙上的画梅想起“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到看到池中荷花想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我感到惊讶。他也仿佛听懂了似的，或聚精会神地看你的嘴形、眼神，或一抖一挺地看你的手舞、手语，或笑或语，自以为是。

“讨媳妇生孙”是寻常人家的乐事。成家能生出无穷的爱，也孕育着崭新的希望，放下戒备去信马由缰地爱，那简直是最大的享受。我想，应该感谢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应该感谢女同胞，是母爱让家庭的虚空有所寄托。

父亲的背影更要令我心酸。我回校的前夕，因为接连下雨，天气很冷，大家坐在炉前烤火，我为奶奶剪指甲。当我看见她的双手时，泪水差点就掉了下来：这哪里是手啊！整双手瘦得皮包骨头，十个指头像从土里拔出来的缺少营养的树根！无论怎么洗，手心总是残存着一些黑色，而且手背和手指的裂缝中竟有一丝丝的血色渗出来。

握住奶奶的手，我的心在颤抖：身边老人的苦难，就这样一直被我们所忽视！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对奶奶说：“奶奶，您辛苦了一辈子，等您二月初八生日那天，叫爸爸和叔叔好好为您庆祝一下，我也从学校赶回来。”奶奶说：“我们国家越来越好，老百姓越来越幸福，我以前苦，现在不苦。再说，你爸妈和叔叔工作忙，你不要出什么主意搞什么花样了。”我说：“那就等到三八妇女节，或者母亲节，我们好好庆祝。因为您真的老了！”奶奶说：“谁说咱老了？我没有老，我还要种地卖蔬菜，还要管你们！”

我一听，心里忽然明白：奶奶的面容老了，但心永远年轻。她要凭她年轻的心，呵护着所有的亲人！